

花**样**晚年

□ 见习记者 杨玉梅 文/图

瞧！ 64岁的“七品芝麻官”



在洛龙区关林镇，说起64岁的马九安，很多人都竖大拇指：“老马唱《七品芝麻官》是一绝！”

退休后，马九安开始学唱戏，自己学会了又教小孙女，现在祖孙俩一个演七品芝麻官，一个演小书童，别提多带劲儿了。



先买戏服后学戏

9年前，马九安退休了。那时候，他跟身边的大多数老年人一样，根本闲不住，加上自己爱玩，就报名参加了社区的秧歌队。

有一次他出去玩，在戏装店里看到一套七品芝麻官的戏服，一下子就喜欢上了。“自古以来，当官的有好有坏，这七品芝麻官可是好官，我就把这套戏服买下来了。”马九安笑着说。

到家后，马九安就照七品芝麻官的样子扮上了，大家一看，都说惟妙惟肖。这时，有朋友提意见了：“老马，你这戏服都穿上了，不唱两嗓子说不过去吧？”可马九安根本不会唱戏。他心想：不会唱没关系，我可以学啊。别看我是外行，只要有决心，就肯定能学会！

决心一下，马九安立刻跑去买了很多《七品芝麻官》的戏碟，在家里边放边学，学唱腔，学动作。那时候，他的戏瘾大着呢，出门唱，进门也唱；买菜的路上唱，做饭的时候也唱；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，他也会唱上两嗓子。



功夫不负有心人

学了一段时间，马九安就想出去“露一手”，没想到在票友面前一开嗓，就遭到了“炮轰”：“老马，你唱得可不行啊，连板儿、眼儿都分不清楚。”更有人说：“老马，你是开封人，唱不了我们豫西的戏。”

马九安心里不服气：“谁说咱唱不了豫西的戏？！”他下定决心，要唱出个样子给大家看看。之后，他再听戏碟就不光是听词儿了，还仔细地琢磨唱腔和节奏的变化。《七品



带出一个小戏迷

马九安爱唱戏，还带出了一个小戏迷。这个小戏迷叫马依琳，是他的孙女。

“那年她才3岁，有一天突然哼起了我常哼的唱段，还挺像那回事儿。”马九安说，他高兴坏了，想好好培养孙女在唱戏方面的兴趣，可自己唱的要么是丑角，要么是老生，教孙女唱不合适。于是，他就用自己当初学戏的办法，买来适合孙女的戏碟，陪着她一起看、一起练。

“她在这方面有灵性，别看人小，一招一

式都挺像样。”马九安说，他还特意让孙女学会了《七品芝麻官》里书童的唱段，“我平时表演刚好少个书童，现在祖孙俩一起演，更带劲儿了！”

渐渐地，马九安和孙女的《七品芝麻官》在关林镇唱出了名，附近有什么庆祝活动，都会请祖孙俩去唱一段。

说着说着，马九安的戏瘾上来了，亮开嗓子唱了一段《七品芝麻官》。您别说，他唱得还真不赖！

沧**海**一粟

忆起 情窦初开时

□ 卢克山

如今我已走过人生的78个春秋，回忆往昔，初恋的美好时光仍似一股幸福的暖流，滋润着我的心田。

1955年夏天，我毕业后当了一名教师。在欢迎新教师的晚会上，她落落大方地邀我跳舞，在悠扬的舞曲中，我们有了第一次接触。后来，我们常在校园中相遇，但都只是礼貌地微笑一下，打个招呼。一年后，她毕业了，被分配到湖北宜昌工作，我们失去了联系。一次偶然的的机会，我从别人那里得到了她的通讯地址，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便给她写了一封信。

1957年，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，我和她开始了书信来往。开始我们只是礼节性地互致问候，讲各自的学习、生活和工作。慢慢地，我们交流的内容越来越广，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多。除了说明月、白云、晚霞、鸟鸣，我们还互赠照片、红叶、书签和花瓣。很快，写信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，如果有一个星期没收到她的来信，我便食不甘味、寝不安席。

就这样，我们书信往来了半年多，彼此都认定对方是自己今生的爱情归宿，只是不好意思直接表白。后来，我在一封信中写道：蝴蝶恋花丛，凤凰寻梧桐，虽然我见过风情万种，但对你情有独钟。她立即回信，表示愿把我当作她今生的唯一。于是，我们的关系确定了。

骄阳似火的8月，她从宜昌来看我，我到站接她。那天，她身穿白衣黑裙，青丝飘逸，面带微笑，款款向我走来，我们紧紧拥抱了一下，怕人笑话，又赶快分开，相互凝视，良久无语。这次见面，我们在花前月下海誓山盟，在校园小径漫步，在草丛相偎低语，两颗炽热的心越靠越近。

相恋两年后，我们终于结婚了。她调到我的身边工作，我们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，开始一起过幸福而琐碎的生活。后来，我们生了一女两男共3个孩子，并把他们全部培养成了大学生。现在，他们个个肩负重任，生活幸福美满。

在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，我和老伴不可能总是举案齐眉，磕磕碰碰的事时有发生。每当双方为生活琐事发生争执时，我回忆起初恋时的美好时光，一切不快就都烟消云散了。如今我虽年近八旬，但童心未泯，老伴总说我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。看她生气了，我会向她吐吐舌头，扮个鬼脸，还学小猫发出几声“喵喵”的叫声，逗得老伴哭笑不得。

四季的风已染白了我们的鬓发，岁月的犁也在我们的额头上刻出纵横沟纹，但我和老伴深信，我们会互相搀扶着、依偎着、微笑着共同走完人生的旅程。到那时，儿女们会在我们的墓碑上刻下那段动人的往事，纪念我们不朽的爱情。

闲**话**茶馆

□ 花间语

孝在细节

在我的印象中，老公做事总是婆婆妈妈的。每次给家在农村的父母打电话，他都会细细地询问老人身体咋样，饭量如何，吃的降压药还有没有，最后千篇一律地说：“周末我回家，缺什么我可以带去。”婆婆总是很实在地说，香油快吃完了，黄酱、绿豆没了等。老公就认真地记下来，然后到超市或菜市场一一买来，兴高采烈地送回老家。

每次见他这样，我都会说：“何必这么麻烦，现在城里有的是东西农村都有，不如直接给老人送钱，让他们想买啥就买啥，咱也落得轻松。”老公不以为然，仍是一如既往，还说：“为父母做这些事，心里美啊！”

带着大包小包回到家，老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样一样往外拿东西，眼角眉梢都洋溢着欢愉之情。把东西交给父母后，他还要和老人说说我们的事，他又升职了，儿子考了第一名……当然全是报喜不报忧。他永远不会说工作很忙很累，城里的开销大，还要还房贷。婆婆会和他说说村里的张家李家长短，谁家的儿子媳妇孝顺，谁家的晚辈不争气，败了家。聊着聊着，婆婆就会感慨，她的儿子儿媳很会过日子，还孝顺，每次都不忘给家里买东西，啥事都不用地操心，村里人都很羡慕她。

突然，我明白了老公的用意，原来他的孝顺，就体现在这为父母买琐碎东西的细节上啊！

影**像** 岁月

□ 王大庆

岳父的戎马生涯



这张发黄的照片是岳父于1954年元旦在长春的留影。

岳父1928年出生于河北省赵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后来加入解放军，参加了晋中战役、淮海战役等。1950年10月，他随志愿军赴朝作战，出生入死，身上留下多处枪伤。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三次战役在汉滩川至北汉江一带打响，当时天降大雪，气温降至-30℃左右。志愿军衣服单薄，但大家不畏奇寒，徒涉江河，一上岸，鞋袜衣服就结了冰，仿佛穿着铠甲，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斗志。就在这次战役中，岳父腰部被摔伤，胃也开始出血，身体非常衰弱，仍拄着棍子与战友们坚守在阵地上。

从朝鲜战场回来不久，岳父所在的部队又奉命驻扎长春，两年后到了海南。在长春的时候，岳父拍照留念，当时他是一名连级军官。

从部队转业后，岳父到了地方工作，空闲时常对我们讲起当年的戎马生涯。

如今，岳父已去了另外一个世界。每当看到这张照片，我都会更加怀念他。